

宝地·宝人·宝事

魏鋼 著



宝地·宝人·宝事

魏鋼敏 著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西安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优美、生动的农村散記。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充沛的感情描繪了陝南商雒地区在大跃进中的巨大变化，歌颂了建設这个山区的英雄人物和他們的共产主义风格，并細膩地描写了山区綺麗迷人的风光。

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4号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陝西分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frac{1}{32}$ ·1 $\frac{13}{16}$ 印張·31,000字

1958年12月第一版·195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6)一角七分

統一书号：10147·56

目 次

陈源乡.....	(3)
竹条沟.....	(7)
商南.....	(16)
太子坪.....	(23)
妙詩滿田流.....	(29)
旗手刘西有.....	(41)

沒到过陝南的人，望着那入云的秦嶺如波濤起伏層層不斷，也許會想：“這是個荒涼貧瘠的地方吧！”韓愈貶放潮州時，不是還寫過“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蘭關馬不前”的詩句么？

今春我在商縣城郊四合社住社工作，那正是大戰十天十夜興修梯田的時候。我和社員們提燈扛鑿到山上去，乳河兩岸傳話筒呼喊著，山坡上鑼鼓喧天，喝威助戰。一串串的燈籠火把象火龍似的盤繞著秦嶺。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韓愈這首詩，不由的笑了起來，想了幾句詩以和韓愈：

“火龍溶盡千年雪，躍進鼓聲震碎雲；秦嶺展翅載我飛，紅旗飄處盡親人！”

我是個愛幻想的人，我常在丹江邊對著那層層群山想：秦嶺該有多少支脈？每個支脈里該有多少山溝？每個山溝里有多少村莊？每個小小的山村里又該有多少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我多麼想就象一個勘探隊員似的踏遍千山萬水；訪遍英雄豪傑；深入到他們那充滿珠寶的心胸，開發出億萬噸詩的礦藏！正巧專署要組織個參觀評

比团去各县先进地区观摩，你想想吧，我该有多趁心！

这次我随丹北参观评比团到了商县、商南、丹凤、雒南四个县，历时近一个半月，走了八百多里路，看了二十几个村镇，虽是走马看花，却感受颇多，正是：“遍地皆宝，美不胜收；解放思想，开阔心胸！”故把这篇散记名为“宝地、宝人、宝事”，向读者们报告一些商雒地区的新人新事。

陈 源 乡

出商县城不远，过了丹江，上个小镇，这就是我們今天要参观的陈源乡。

一进村口，就是一番新气象，村里到处可以看見修路的人。过去的道路和房屋是那么星散零乱，你想，在小农经济的年月，在那个“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的日子里，誰会想起把整个村子规划一下呢？合作化后，人們才用了主人的眼光，看着这完全属于自己的村庄、土地、道路！尤其是大跃进后，过去习惯的落后事物，今天不能容忍了！过去想不到办不到的好事，今天敢想敢做了！“为什么老让扁担压着咱？为啥道路这么零散窄狭？”党中央提出了技术革命后，陈源乡就决定了車子化，平坡地方每戶一輛車子！車子一出来，路就不能不修。窄的变宽，弯的变直，陡的变平。看起来可真叫人心宽眼开！

江苏民歌說的好：

扁担本是古人留，

留给后人挑忧愁，

挑到唐宋元明清，
愁如江水向东流；
社会主义大跃进，
扁担挑福挑不动，
求个技术大革命，
千車万車接成龙！

看！新修的路上，小車一列列的过来了。崭新的黄澄澄的木轮，在新开的黃土路上轍过，路口圍着几个孩子鑽前鑽后的又看又摸大笑大喊。推車的人忍笑裝出威严的样子吆喝他們，可怎么也赶不开这群小寶貝！你听！那上百輛的新車子吱吱扭扭地叫得多么逗人！象嬰兒剛落地的喜啼，象秋蟬抖动紗翼暢声欢鳴！

社員們多是新手，把車推的一歪一扭，下坡时有人收不住車，連人帶車滾在了一边。孩子們急得跑上去又扶又拉，推車的爬起来，顧不得擦去脸上的土，就鑽到車下看坏了那儿沒有。車叫着，人笑着。推車的社員們象初抱嬰兒的小媽媽，虽然有些笨拙，却爱的心疼！叫人看了感动！

乡政府对面就是戏台，戏台上变成了一个小工厂，鋸声斧声响成一片。十来个木匠在赶作小車！一个老师傅戴着花鏡忘情地哼着秦腔鉋着一块招牌。我說：“老师傅，你鉋得真快呀！”老师傅說：“我鉋得快还没工厂办的快哩！”他用鉋子指身边一叠推好的牌子：“我們乡今年要

办三十八个工厂。水泥厂、煤炭厂、人造棉厂、面粉厂、铁工厂、木工厂……一串串子厂。昨天一天就办起三个厂，我紧着做牌子都赶不上！”

到饲料加工厂去参观，这是一个兩間大的穿堂屋，屋里放着兩桶牛粪和玉米蕊子作成的兩種猪飼料。前兩天我才在报上看見这个奇事的介紹，今天就亲眼見了。我請乡支書給我們介紹一下。他笑說：“請我們这儿的小專家給你們介紹吧！”

小專家正在和他的女助手收拾“鍋炉”，听到喚他，便走了过来，支書用戏謔的口吻介紹說：“这就是飼料厂的工程师。”小專家有些害臊，扭过头向他的女助手吐了下舌头！

我們打开了筆記本，眼看着他。开始，他在專員和各县負責同志面前有些拘束，咀里介紹着，兩隻眼可一个劲儿盯着那口大鍋，仿佛那口沸騰着褐色飼料的大鍋能为他壮胆似的。

剛介紹完，一个县委書記向他提出了个問題：“猪爱吃么？”他說：“吃得美的很！”不知是为了逗他还是真有点怀疑，人群里冒出这么一句：“不一定吧！猪能爱吃牛粪？”这下可把他惹急了，他沒說一句話，跑进屋就提了那桶飼料出來說：“当面試驗！当面試驗！社員們掄不到手咧，你还說不一定！”

看样子，不去是不行了，人們帮着这个大弟弟把桶抬

到猪圈門口。碰巧这家喂的毛猪是怕生人的，見这么多人再也不肯出来，只是偎在牆角哼哼。小專家咀嚼的多长，拿了根秫秸棍进圈就赶，牠摇头晃脑地不睬。我們想了个法子，把盆子端进去，掩上門，听到里面有了响声，才偷偷一看。哈！你看牠大咀小咀吃的多香！这会儿，我們小專家的脸色才緩过来，笑着問道：“怎么样？你看牠吃的多香！这是先进的科学嘛！还有問題？”听口气，他确实有个“科学人”的味道了！

前一个礼拜，他也許还在稻田里捉螺蛳，弄得滿身滿脸的泥点；也許为上树摘柳芽和同伴嚷了仗。可学习了一个礼拜以后，他肩上扛起了一个厂，今天，人們不免帶着戏謔的口吻叫他“小專家”，在几年之后，他就会是一个喝过几十斤墨水、烤脫百十层皮肤的眞專家了！而在五八年的春天会出现多少这样的小專家呢？

回到县城以后，虽然很累却睡不着。我滿耳都是那蟬叫似的車輪声，孩子的喊声，小專家的笑声……。

竹 条 沟

竹林关，这是个很值得人怀念的村镇。背后是巍峨的山，一层比一层高。在最高峰有几座常被云雾围绕的庙宇——桃花寨。村子的后坡上那一排排雪白的房子是新建的中学，街道两旁有极清澈的长年流水。淙淙的丹江围村而行，村边有一座式样古老的庙宇，飞拱弯脊，看来翩翩欲飞，据说里面供奉的是平浪公，是船夫们当年在这里修下的。过去，这里曾是通武汉的水旱码头。站在坝上一看，有许多沟洼和村庄都环绕着这个镇子，扇面似地散布在周围。

解放前，这里号称“鸡叫听三县”，恶霸们看见这地方肥，就硬把这个才有十四户的小镇子瓜分了，前街商县管，后街山阳管，东街商南管。所谓“管”，也不过是桌面上吃酒袖筒里过钱罢了，一个镇公所二个乡公所整天为分脏不均抢门夺户。团总老爷害怕我们的游击队和民变武装，一到黄昏就爬上山去，鑽在桃花寨里，縮在又高又大的寨墙后面，象个饿狼似的瞪着血红的眼，磨着铁爪，盯着这方圆几十里的大小村庄和沟沟岔岔。

当然，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恶霸們一一伏法。但那黑暗統治时所遺留下的愚昧和貧困，却是要我們以英雄的毅力去扫除的。

今天我們要去看的扫盲模范社，就是当年这一帶最貧困、最沒有文化的竹条沟！現在已有百分之五十的青壯年脫了盲，識五百字以下只有十五人，他們的指标是八月分全部脫盲。这个成績在全省來說并不是很突出的，可是要知道，过去这里除了一家地主以外，沒有一個人識字呵！更何況他們的會計、主任、全部扫盲干部全是自学苦練出來的呢！我現在要介紹的正是他們这种英雄气概！

到竹条沟有兩条路，一条是过一个小河后就翻石砭，这条路很不好走，前兩天还有条牛滾了坡；另一条是涉过丹江进沟，我們选了这条路。涉江后眼看丹江急流一轉，繞个弯就轉向一条大沟去了，我便沿江而下，剛走了几步，就被后面的同志喊了回来。原来竹条沟就在江湾对面的那个窄沟里！乍看，这个寬不到十公尺的窄縫里，無論如何也不象有人住的地方。

再渡过江去鑽进这条窄沟，簡直看不出什么路来。一会儿踩着溪水上的踏石走，一会儿攀越聳立在面前的怪石，一会儿側身走着砭上的羊腸小道，霎时便把人走得渾身出汗。走了一截，看見左側有一大石崖，由石縫里伸出几株松树，树蔭下隱現着几个石洞，只有鳥才能飞进去！想是当年有人逃避兵災修下的。

走了三里多路以后，就看見一块方条石，上面用粉笔写着“竹条沟”三个大字。从此路就寬些了。沟兩边的山坡上也不时看見小块梯田。最显眼的是到处有白粉笔写的字。溪水的怪石上写着“河心”，石埕上写着“石长城”，地埂边突出的树根上写着“幸福山”，麦田背后的石崖上写着“快准备镰！”青竹梢上挂着严專員向全区提出亩产紅芋五万斤的挑战書！

这个十分偏僻的山沟不仅与祖国息息相通，而且滿沟都湧現着跃进的热潮，誰敢說这里是与世相隔的世界？誰能說这里是“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呢？人們給这山沟的一切都起了詩一般的爱称！这些写滿山沟的字样，向我們喊着：“竹条沟睜眼了！竹条沟发光了！”

越走路越寬了，为了护田防洪，靠着山根的坪地修起一排排整齐的石壩，高大的竹林和核桃树把道路遮得蔭影重重，一陣山风吹来，凉爽极了！正走着忽听得狗叫声，抬头一看，原来竹林里有一戶人家，一位大嫂領个孩子在槐树边俯望着我們。那孩子向我們喊：“叔叔！你好！”大嫂滿眼是惊喜的目光：“快上来坐坐！把你們难为的，作跑到这蝇子不下蛋的山沟里来了！”

社主任李世治正立在路边等着，一見我們来了就紧跑了几步，伸出兩隻有力的大手又是握，又是搖！他今年二十六了，可是看来頂多二十岁，他笑着說：“可把你們盼来了，好好帮助帮助我們吧！”

登上石阶就是一个不到兩間房大的麥場，場上鋪滿了剛收下的豌豆。踏过麥場往上一迈就是院子，旁边还紧挨着兩戶人家，这就是竹条沟丹江社么？社主任大概看見了我那疑詢的眼光，便笑說：“这就是竹条沟！这个社五十二戶人，扯了十几里路长，分住了十七处，这三戶人还算是社的中心哩！”有人笑着插了一句：“这就是竹条沟的首都吧！”

社主任端来了水，里面煮了些薄荷叶子，味儿很别致，大家一边喝一边听社主任的介紹：

“我們学文化是逼出来的，解放前伪政府要粮要丁，写个二寸寬的紙条就送来了，全村人在一块猜半天也猜不清，只好再拿上条子冒着大风大雪，火盆日头，跑十几里到竹林关去問，一去了不是恶打就是恶罵，說誤了時間。

保队长不便亲自捉他的外甥张自民，就写了个条子說：

“你把这送到保公所，就能开个免丁証明！”张自民千恩万謝高高兴兴地去了，人家見条子就綁他，他問为啥？人家說：“你舅叫見条子就綁人！”他們就这么欺負咱沒文化的人嘛！那時間，一个保丁都能用紅薯刻个章子訛詐你！当时人們認不清，以为只怪自己是睜眼睛，就一心要办学，人們說：“咱这一輩子就不說了吧，可不能叫娃們再受这整治！”甲长出头用杀猪稅办学，剛办了二三个月，竹林关伪政府不依，他們拍着桌子說：“你們这些山猴子还想睜眼么？孔圣人不收你們这伙野人！把猪稅統統

給我交來！把學校的桌凳都給我送來！”村里人怎么求告都不行，來了二三個保丁，把教員從台上扯下來，學生趕走，逼着我們貼上封條，扛着桌椅給人家擺賭場去用！

“這時，人們心里才明白了，人家是把咱當牲口使喚哩！硬是要把你關在這山溝里，叫你不見天日的瞎一輩子！”

“解放後，因為大家不識字，只好叫李鳳鳴當上文書，咱實心待人家哩，人家可和咱不一心。到鄉上開了會，回來啥也不說，便宜事人家先占了。土改時候，才知道他是個地主成分！這一下，大家覺悟了，知道光土地回家不行，文化不同家，刀把子還在人家手里攬着哩！地主娃子還傲的一股勁兒：‘你們離了我行！’我們說：

‘你滾！蔣介石美國鬼子都叫我們打的爬下了！學幾個字還能把人難死？……’”

社主任正說的有勁，一個留着長背頭，穿了個小汗褂的小伙子跑來說：“飯好了！”社主任指着他說：“這是我們的會計，早先遇見洋碼字都翻不過樑，拿上個算盤撥不動子兒，現在呢，連天上有几顆星星都能算出來！”大家哄然大笑，把小會計的臉都笑紅了。小會計說：“盡說些閒話，快領同志們去參觀吧！”

說走就走，拐彎抹角，上坡下坡，又穿過一片竹林，就走進一所院落，這是第一識字組。沒進屋門就看見兩塊門板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一層蓋一層的粉筆字跡，仔細

一看，就看出这是不同年代写的，旧的模糊的字跡歪歪扭扭、模糊不清，新的字跡勻整端穩、清晰显明，社主任說这儿还有五一年写的字呢！这块門板就是他們頑强学习的見證人！

我們正在門口議論的时候，扫盲組长李德堂在里屋迎了出来，他的妻子王厚蓮也扎煞着兩隻面手，立在他背后招呼我們。李德堂光身赤膊穿了一身短褲褂，水牛一样結实。王厚蓮象隻小鳥似的跟在他后边，一眼看出这是个聪明而淳朴的女子。象所有我遇見那些好客忠实的山民一样，他們忙着端水、递烟，弄凳子，那么热情而朴实地招呼你。屋里山墙上挂着小黑板、記分簿，社員們的脫盲决心書，屋里的家俱擺設上都貼着紅紙或写着白粉筆字。面柜、案板旁，明柱上都写的滿滿的。看来是乱些，但你站在这屋里，充分感觉出他們那拚命学习的狂热！

在这些笔跡中我看見有一个人写的特別秀气，就問李德堂：“这是你写的么？”李德堂吐了口水烟，就帶笑用紙火媒向他妻一指：“这是人家写的，我可写不了那么好！”我轉过来問她：“那为啥你不当組长？”王厚蓮把額抵在墙上，只是吃吃地笑。李德堂看她不回答就說：“我們俩不差上下，一块脫的盲，只是我比她多認几个！”王厚蓮撇了撇咀：“你咋不說我还看着个尢娃哩？”李德堂笑回：“你爭啥？这功我早給你記上了！”他又解釋似的說：“实在說，要不是人家常督促我，我到今天还脫不了

“瞎哩！”王厚莲噗地一声又笑个不停。

我看了看墙上悬着的脱盲证书，问他：“啥时脱的盲？”

“今年春上。”

“一脱盲就当教员么？”

“没脱盲就当教员了！我们这儿是刚脱盲的教半文盲，半文盲教文盲，除了一个总教师识字稍多些，其他几个组教师都是才脱盲的，还有二十三个半文盲当辅导员哩！过去总愁没教员，现在一看教员比河里的鱼还多！虽说没师范文凭，可也能现蒸热卖！”李德堂很有点自豪！

“看把你高兴的！上回为了一个‘飞’字认不得，你写到手上跑十几里路去外村问人，回来大老远就捏着拳头说：‘飞字！飞字！’人家说你为啥捏着个手，你还说疯话：‘我怕它飞了么！’”说完她笑的撑不住，就跑回屋里爬在炕上笑去了。

有个同志找了一课罗盛教的课文，叫李德堂念，他大声朗读着，念的很有劲，象铁头砍地似的，一个字是一个字，毫不含糊。又有人找来个算盘，出了几个容易的题目，他立刻就打对了。又出了个相当难的题目，他开始打错了，那个同志想纠正他，他用手一挡，象别人要夺走这算盘一样，大声说：“我自己来！”又来了个第二次。这时他妻子紧靠在门扇边耐心地看着他。李德堂叉着腿，睁大眼、皱眉头，手里狠狠卡着算盘珠，象怕它跑了似的。苦战了好